

□穆涛

所谓肺腑之言，就是掏心窝子的话。

但并不是所有发自内心的话，都叫肺腑之言，比如心窝子浅，或见识和阅历过滤不清，沉淀不够，这样的话会欠火候。至于心地不端的那种，就别往外掏了。

写文章也是说话，笔和嘴是工具，脑子 and 心才是当家的。文章之法 and 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文如其人，读一个人的文章，可以见到作者的人生态度。同样，听一个人说话，这个人的性格禀赋，也就知道个大概了。

写文章，说好五句话就差不多了。说人话、说实话、说中肯的话、说家常话、说有个性化的话。人就是人，不要说神话，不要说鬼话。当领导的，写文章时也不要说官话，官话放在官场里去流通。实话是窃实的话，虚话不招人待见，弄虚就会作假。文章中的实话，还有更深层含义，是结出果实的话。农民种庄稼，要的是收成，秧子长势过旺，要打尖。一篇文章中，漂亮词汇多，虚花花的，见识少，也属于秧子长势过旺。真话也是实话，是落在实处，是掷地有声的话。中肯这个词，出自庄子《养生主》：“技（枝）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肯”是特殊部位的肉，紧附在骨头上，

俗语叫贴骨肉。“綮”也是身体的一个特殊部位，是筋与肉的结合部。“技（枝）经”即身体的经络。“軱”是大腿骨。这句话是特级宰牛师傅自炫刀法，“在经络、贴骨肉、筋肉接合部，牛身上最不好下刀的地方，我的刀工都没有出过差错，更何况大腿骨呢”。“中肯”一词引申为切中要害，恰到好处。家常话不是东家长西家短，而是有原则，有边界，守底线。邻里过日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是话说给人听的，因此要让人接受。“见人只说三分话”，不是家常话，是客气话，是说给大街上人的。写文章忌讳故作高深，深入浅出才好，“老僧只说家常话”，小和尚才口不离经手不释卷的。说出有个性的话，是写文章的最高境界，但做到“独领风骚”，是需要一辈子下功夫的。

《记得》(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这部书稿读完了，从头到尾一百篇文章，写得瓷实，筋骨也劲道，有吸引力，全是掏心窝子的话，是肺腑之言。

我没见过守廷，但读他的文章，觉得我们早就相识了，是发小，好像一个屋檐下长大的。

看简介他 1964 年出生，比我小一岁，我们是一茬的孩子。他们兄弟四人，跟我们家编制一样。我老家在廊坊，他在唐山，中间隔着天津，相距大致一百公里吧，但乡俗通融着。这部书里写的所有事，我都熟悉，其中不少也是经历过的，小学快毕业才加入红小兵(现在叫少先队员)，摸鱼、抓知了猴，洋火(火柴)枪伤人，吃忆苦饭的菜团子，出疹子，摆弄坏电匣子(收音机)，还有挨饿，那个年月，挨饿是经常的事。读到“光棍棉袄”那个细节时，我打了个冷

# 实话和史话

颤，大冬天的，光膀子穿着棉袄，冷风贴着肉往前胸后背吹，但那个时候，都那么穿，怎么一点也不觉着冷呢？

守廷写文章的过人之处，是心平气和着话沧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紧巴日子愁苦事，被他写得生动多姿，津津有味，这就是“老僧只说家常话”的境界吧。最触动我的，是他一直惦记着帮助过他的那些人，以及那些具体事，食堂打饭的大师傅，大学进修时往他碗里倒炒肉菜的中学老师。读这些细节时，我控制不住地落下了眼泪。

我也记着中学里的一件事。我的班主任是胡连敏老师。她说话节奏快，但训人时停顿多，间歇长，停顿之间的空白地带可难熬呢。她经常训我，中学时我爱打乒乓球，是校队的，得过安次县的亚军，现在撤了县叫安次区，之后又集训去参加廊坊地区比赛。临出发前她叫我去办公室一趟，我以为是鼓励我为班级争光呢，兴冲冲地去了办公室，站在她跟前。她看也不看我，过了好一会儿突然问：“你说，你到学校是干吗来的？”说这话时仍不看我。我木木愣愣地站着，不知怎么回答。“问你话呢，到学校是干吗来的？”这时，我弄明白了她的意思，她一直反感我打球，觉着耽误学习，得亚军之后，我把奖状拿给她看，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东西能当饭吃么？”又过了一会，她挥挥手，“你去吧，但这几天要认真想两个问题，你家里供你念书容易么？你以后靠什么吃饭？”“容易么”这三个字，是一个字一个字拉长了扔给我的。

记得决赛阶段是在霸县打的，现在叫霸州市，一共两天。我全力以赴打每一场。每一局我都

拼，我已拿定主意，以后再不打了。事实也是这样，一直到参加高考，我连球拍都没有摸过。

那次比赛尽管我竭尽全力，但最后没有进入前八名。地区联赛，每个县选拔选手参加，其中有多人是在体校专业打球的。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记着恩师胡连敏，正是她的训斥，把我送进了大学。

《记得》这本书是有地方志价值的。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体系最为完整。有二十五部国史，此之前还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竹书纪年》等。地方有地方志、省志、府志、县志，基本每个地方都有，这是两支庞大又具体的体系。

国史这个体系是清晰的，从汉代开始，中国社会在体制上实现了大一统(秦朝只有十五年，是过渡)，基本上一个朝代一部历史，从《史记》到《清史稿》，共二十五部，称二十五史。我们中国历史是断代史，不宜修通史，不仅因为时间长，而且朝代与朝代之间不是沿袭继承，而是推翻。江山都是打出来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么这条长河上有二十五座截流大坝。唐初史学家刘知几的代表著作是《史通》，他终生致力的研究，就是寻找并试图打通朝代与朝代之间的兴亡节点，他是从史书写作原理角度做这个工作的，但他的思考和研究到今天仍极具启发性。

与国史比较，地方志是杂乱不堪的。

一个朝代被推翻了，国史可能被保护保存，而省志、府

志，尤其是县志，差不多都随风而逝了。比如今天一个县(中国任何一个县)，查找民国时期的社会民生资料，是不容易的，找到也是支离破碎的。民国时期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清朝之前的了。中国历史上大的朝代，都重视地方志的编撰和写作，但大时代结束了，很多东西也随之终结了。

宁波的“天一阁”藏书，最初是以保存地方志名重远近，清朝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皇帝降旨从那里借调征调大批藏书。但现在，也就那么回事了。

《记得》这部书，一百篇文章，基本呈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唐山一个具体区域里真实的社会生态和风貌，教育的，经济民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以及民风民俗的。这些文章是横向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但总体上又构成一个纵向的脉络，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社会进程的脚步，如何艰难又缓慢的向前迈动。这条隐形的纵向脉络，构成了这部书的高度所在。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的文章，都是写出得与失的，既写出人的得失，也要写出社会的得失。《记得》这部书的写作者，是饱含情感的，但头脑冷静清醒，有良心，有良知，真实真切地给我们创作了一幅那个区域的“清明上河图”。

还有一点要说，从地方志写作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县志写作，当地的主要领导一般担任编委主任，这是不符合中国史书写作传统的。比如足球比赛，场上的队长不适合兼职做场边记录，也不适合做裁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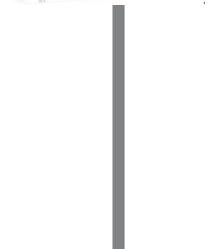


《笑的风》

王蒙 著

作家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该书是一部内涵丰富、视角多变的小说。上世纪50年代末，贫农高中生傅大成在某个夜晚忽闻风中传来女子银铃般的笑声，青春情致骤然萌发，写下一首诗《笑的风》，从此开启他幸而不幸、不幸而幸、似荣光又似晦暗的尴尬一生。小说所述时代跨60载直至2019年，以极具王蒙特色的密集连珠排比语式，浓缩了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社会氛围，通过主人公的两次婚姻经历，揭示了时代变迁带给一代人思想、情感和命运的震荡。

《穿越非洲两百年》

郭建龙 著

天地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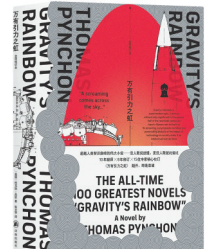
战争、贫困、腐败、疾病……非洲问题从何而来？熬过了混乱期的非洲，该如何摆脱殖民主义的梦魇，抓住发展的机遇？从合作伙伴到命运共同体，中国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作者曾二度深入非洲，试图通过游走、观察和研究去解答这些问题。该书深入讨论了非洲问题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揭示了非洲人民不断探索发展道路的曲折历程。过去两百年，非洲人民走过了被殖民、求独立的历史时期，现已进入谋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重新认识非洲是作者写作的初衷，也是时代的重要命题。

《万有引力之虹》

[美]托马斯·品钦 著

译林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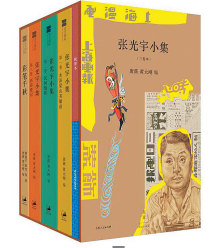
该书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巨著之一，也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绕不开的长篇经典。作为一部“后现代史诗”，它以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洞若观火地分析了现代和未来社会运行的机制。小说情节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内容从社会学、历史学到数学、化学、物理学、弹道学、军事学，几乎无所不包。作品中有400多个人物出场，70多个场景的发生地点遍及南北美洲、非洲、中亚、东欧和西欧，眼界极为开阔。庞大的知识体系和晦涩、艰深的写作手法，为文学评论界带来了无数话题，也为大众阅读设置了极大障碍，让它成为“挑战高智商”这一阅读类型的代表作品。

《张光宇小集》

唐薇 黄大刚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3月出版



张光宇是动画片《大闹天宫》人物造型设计师，其作品形式感极强，其艺术风格被称为“毕加索+城隍庙”，是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民间艺术的无痕融合。张光宇深刻影响了叶浅予、丁聪、张仃、黄永玉、韩美林等一批画家，开辟了中国现代美术新路，是“一代漫画家的领路人”。该书精选《西游漫记》《水泊梁山英雄谱》以及《民间情歌》等张光宇代表作，编为三册，并附夏衍、黄苗子等人回忆文章《彩笔千秋》为别册，全方位展现张光宇在连环画、插图等领域的成就及其艺术魅力。

《国宝里的汉字》

好字在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2月出版



该书选取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多所博物馆的54件镇馆国宝，如西周大克鼎、春秋牺尊、战国杜虎符、西汉彩绘青铜鱼灯……分为礼器、武器、陶器、酒器、日用品、饰品等六类，一件一件文物进行讲解，并各选取一个对应汉字，介绍其字形演变和字义奥秘。如三星堆凸目面具，在对代表古蜀文明的这件文物进行解说之后，选取“异”字，呈现其从甲骨文到金文到篆文一路走来的字形变化，指出该字本义是人戴上面具后，面容有变，从而引申出变异、怪异之义。

# 以女性视角道尽红楼悲欢之梦

——读如笺《红楼女儿梦——红楼梦人物评析》

□霍现俊

有关《红楼梦》的论著，可谓林林总总，数不胜数，这也印证了《红楼梦》永不消退的魅力。在众多人物研究中，如笺(王建华)的《红楼女儿梦——红楼梦人物评析》一书，以其探幽寻胜的勇气、时代担当的精神、独特敏锐的视角、优美流畅的语言，为读者呈现了一部融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的佳作。

《红楼梦》是一部极富魔力的传世奇书，展读该书，眼前如同展开了一幅美妙动人、有血有肉的仕女图长卷：黛玉的敏感灵透、宝钗的雍容气度、湘云的率性娇憨、妙玉的孤傲高洁、晴雯的俊俏机智、香菱的呆痴可爱、平儿的娇俏平和……众多人物跃然纸上，伸手可触。历来学者有关《红楼梦》人物的著述甚多，如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胡文彬《红楼梦人物谈》、蒋和森《红楼梦论稿》、梅苑《红楼梦的重要女性》等，都是典范之作。作为后学，要想达到或超越前贤的高度，必得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进行新的解读。这一点，如笺不想做到了，而且做到

了，《红楼女儿梦——红楼梦人物评析》正是《红楼梦》一书中女儿们的一部“列传”，该书不仅准确探究了各个女性人物的生平遭际、个性特征，还深度剖析了隐含在文字背后的原旨原义，将曹雪芹一再提醒读者“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的“背面”揭示给读者。对于原著未完成部分，作者则根据自己对原著以及“脂批”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书中，作者对曹雪芹给黛玉的判语“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和对宝钗的判语“行为豁达，随分从时”进行了深度评析，抓住“人多谓黛玉所不及”一句，认为“人多谓”的“人”既不是作者曹雪芹，更不是宝玉，而是王夫人、周瑞家的、王善保家的等一干人。实则宝钗是褒中贬，黛玉是贬中褒，“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正是黛玉冰清玉洁、一尘不染、毫无人情世故，不肯向世俗低头的写照。再如作者对元春的分析，从小说第十八回元春省亲的哭诉“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一句，抓住那个“送”字，顺藤摸瓜，解出元春入宫并非本愿，而是被贾府



精心安排“送”进宫的，是“政治祭品”。由此，读者方得明白，曹雪芹为何把元妃省亲这样一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大喜事写成了一场“哭戏”。如此分析，可谓抽丝剥茧，拨云见日，直与曹雪芹的本心相通。

除了对人物的深度评析，此书的编排也处处透着作者的巧思和学术功底。诸多关于《红楼梦》人物的著述，基本上都是选取作者熟悉的、有言可发的人物来写，像如笺这样按照曹雪芹所设计的正册、副册、又副册等次序来写，

将众女儿一一入册，宝玉则以“读册人”的身份放置首位，实属难得。这一编排，不仅要熟知每一个女性人物，还要进行细致的考证和研究，把众女子一一归位，容不得丝毫差错。

任何一部著作，都必须有其生命力，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生命力的体现，就是创造性，对于学术著作来说，就是其学术性。如笺对每一个人物的评析，既有对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明白写出的情和意的评析，又有对缺失文字的推究。如对黛玉的死，作者有理有据地分析了程甲本后四十回所写的黛玉在宝玉、宝钗婚礼之时满含着对宝玉的怨恨焚稿而死，乃是违拗了曹雪芹的本意，认为黛玉和宝玉在经过了“你放心”“你说的话我早知道了”的印证后，已然是一个人一条心，黛玉满心满意都是为了宝玉好，只有成全宝玉的心，绝对没有怨恨宝玉的心，否则也不会有后来宝玉和宝钗一段短暂的“齐眉举案”，继而推出“泪尽病死”说。其他如香菱之死、秦可卿和妙玉的身份等这些难有定论

# 致敬中华文化的美与深邃

□彭忠富

当说到“民艺”时，你会想到什么？是正月里的大红剪纸，还是亭台烟雨中的青花小瓷？是绣尽秦淮旖旎的金陵云锦，还是那一格格不盈甲盖的棠梨木字模？民艺，即民众为日常生活制作的手工器物。民艺离我们很近，近到触手可及、目光所至的寻常物件，无一不有民艺的影子；民艺离我们也很远，置于漫长的时间之中，徒手创造一丝不苟的美，在如今这个以高效便捷著称的时代，倒更像是诗人笔下的幻想乡。

2005年起到2015年，原《生活月刊》杂志38人采编团队，耗时10年，寻访了中国九个省市区近百位民艺匠人和现存的35种珍贵技艺，汇编成《手上的朴光——中国民艺之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一书，记录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手工艺在时代变迁中的起伏与温度。

全书共分五卷，引领读者一同探寻江南之北的劳作与精神、浙江风土与民艺物事以及云贵智慧的土地根源、领悟手工艺的情感与灵性，并走访那些民间手艺人。他们有些人很害羞，有些人甚至有些木讷，可一旦开始做手工艺演示，就突然变得灵动起来，焕发出一种别样的生机，手上仿佛散发着光芒。这是一场寻访中国珍贵传统技艺之旅。旅程中书写下的是中华文化的美与深邃，还有手艺人朴素的爱与坚持。

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江南及西部地区数十种精致手工艺，并深度挖掘它们背后数千年先民的精神世界，将物质的“工艺”放

置在文化遗产的视角下观照，呈现出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传承。以《木活字印刷：梓辑的光年》为例，作者在浙江省瑞安市东源村采访了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讲述了木活字印刷术现存状态、师承情况和工艺流程。“人们用棠梨木制作活字……这里的每一个步骤，都和元代王桢的描述如出一辙。他们的做法，似乎就是从古代原封不动流传下来的。”东源村之所以能够活态传承木活字印刷术，源于温州城乡各地至今仍保留着很强的寻根续谱的宗族观念，每隔二十年就要修订宗谱。尽管收入菲薄，但王超辉坚守的理由是：修宗谱是古老的事情，老宋体和木活字这样古老的印刷方法，才能与之相配。可见民艺想要继续生存下去，除了一代代艺人的坚守外，还

得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

当便捷的技术让我们可以快速生产生活用品，手工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手上的朴光》一书中提到的一段来自拉塞尔·雅各比的比喻：“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同时识别一个新的事物——一盏灯，一幅画，一面钟——这是一种日常经验。但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并立刻指出最近刚搬走的东西就很难做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意识到它们已不复存在。也许，有一天一进屋，我们便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适，什么东西消失了，可那是什么呢？”

手工艺品如同一面映射生活的棱镜，当我们手上拿着一只手工艺人所制作的杯子，我们会想到：它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手艺人制作它的时候，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追溯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好像在不同的时空之间完成了一次触碰。所谓以手传心，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相处的时间。这些时间会伴随着器物本身所拥有的自然而牢固的形状存在并不断递增，而对那些被延伸的时间的感知和那些与手艺人交流的记忆，将共同构成我们对美的认知。

民间手工艺不仅仅是一项旧时匠人的谋生技艺，更是关于我们过去生活的记忆，是本民族来时路径。真正的智慧，来自土地，起始于田间，民艺是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